

乡愁黄连木

程耀恺

这世上有一些草木，可以涵养、固化、引发乡愁。最典型的莫过于张翰的莼鲈之思“见秋风起，乃思吴中菰菜、莼羹、鲈鱼脍”。菰、莼、鲈鱼，我的故乡也是有的，但少时家境清贫，没那口福，所以印象不深，反是无关饮食的黄连木，每一忆起，思乡之情，便油然而生。

黄连木亦称楷木，为漆树科黄连木属落叶乔木。树皮裂成暗褐色小方块或小长方块。偶数羽状复叶互生，小叶5-7对，披针形，全缘。花小，无花瓣，单性，雌雄异株。雄花排成密集总状花序，顶生，雌花疏散圆锥花序，腋生，紫红色。倒卵状球形核果，先青后紫红。

明代谢肇淛《五杂俎》里有一则笔记，说尽黄连木的前尘影事，有风光，亦有无奈：“曲阜孔林有楷木，相传子贡手植者，其树十餘围，今已枯死。其遗种延生甚蕃，其芽香苦，可烹以代茶，亦可干而茹之。其木可为笏枕及棋枰。云敲之声甚响而不裂，故宜棋也。枕之无恶梦，故宜枕也。此木圣贤之遗迹，而守土之官，日逐采伐制器，以充馈遗，今其所存寥寥，反而不及商丘之木以不才终天年，不亦可恨之甚哉。”足见，自古黄连木为人所爱，亦为人所害。

黄连木分布甚广，不过我总疑心秦岭、淮河与长江之间，是其老家。我幼时在六安东乡的汤庄读私塾，汤庄以外公家族姓氏命名，学堂是三间茅屋，几乎被一棵巨大的黄连木掩隐起来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这棵黄连木，将硝烟与烽火挡在外，让风声雨声读书声在树下回旋。黄连木的北边，是土坡与竹园，东南面是稻场，稻场之外，是一方柳塘，往西有一条土路。打场的、赶路的若是累了，便到树下休歇，方桌、凳子、茶水，外公一应预备。教书的郭先生，偶尔也会迈着方步，到树下望云，或与外公饮茶话桑麻。

汤、梁两姓世居汤庄，东西各有一棵黄连木，像是两姓的标志。岁末年初，人们分别到自家的黄连木下，烧香祭拜，之后，会到另一棵树下行礼。都说树老成神，物老成精，而黄连木即

使成了参天古木，也没人拿他当神当精，却是把他视为祖先的化身。一个村庄，往往有上百种以上草木，只有黄连木被视为人，只是有姓无名，一棵黄连木，就是保佑那一姓子孙的老祖宗，故在六安、合肥乡下，一村有多少姓，便有多少棵黄连木。

外公与一位伟人同庚，1893年。外公说他记事时，两家的黄连木已浓阴匝地，高不可攀。然后到了1958年，汤庄及附近的黄连木，统统遭砍伐、解体，旋即化作炼钢小高炉里的熊熊烈焰。没了黄连木的汤庄，一下子就成了没有柱子的屋舍，没有祖宗的后裔。

那一年我在伏虎寺读高中，放假回汤庄，外公已经变成沉默寡言之人了。临别，外公用近乎哀求的口气跟我说：以后无论到哪里，要是碰见黄连木，别忘记行个礼。外公的话，我一直记在心里，此后每到一处，免不了寻寻觅觅。

我先后在秦岭山麓、江汉平原、江淮分水岭、皖东丘陵，大别山区、苏北里下河流域、环巢湖岸，不止一次与黄连木邂逅，可惜碰见到的，论年龄，多比我年轻，唯有那次去湖北黄冈，面对东坡博物馆里的两株黄连木，我一边鞠躬，一边老伯、老伯地喊个不停。前两年因为陪读，寄居合肥一中南面的滨湖明珠，小区里竟然有十来棵黄连木，看上去十来岁光景，跟我的孙子相若，青青子衿，可我仍旧一一行礼，为自己，也为外公，毕恭毕敬地弯腰施礼。施礼毕，观察、记录、拍照，无冬无夏，一丝不苟，务使至微之理，至著之理，一以贯之。那三年，因了这些黄连木陪伴在侧，我好像回到汤庄，回到村学，回到童年，耳边琅琅的是书声，眼前绿绿的是浓阴。

凡事总是好景不长，孙子高中毕业，负笈游学，我与老伴搬到大蜀山南麓的一个小区定居。小区里红楼绿树，柳暗花明，唯独没有黄连木，而最近的黄连木，则在大蜀山北坡的山腰上，思之，念之，须得绕道，须得攀登，真的是尝尽了“相见时难别亦难”的苦楚。没法子，只好在书房里看书看图，慰情聊胜无。

张翰远在洛阳，一起莼鲈之思，命驾便归。我虽有他的情味，却没有他那福气，他回到吴中，菰菜、莼羹、鲈鱼脍，应有皆有，而汤庄离我，不过百里，以车代步，一个时辰，无奈即使回乡，外公没了，黄连木不见了，徒劳往返、徒乱人意而已。

己的命运，了结那场早就死亡的婚姻。

在《朗读者》节目中，主持人董卿问余秀华：“你写那么多爱情诗，是缺爱吗？”余秀华直言不讳地回答：“是的，缺什么补什么。”与生俱来的病体，爱情的出现对她来说也许只是一个神话。她曾在网上表白歌手李健，为他写诗，遭到不少网暴，许多人骂她自不量力。其实，她不是爱李健，而是爱着像李健那样充满活力而又才华横溢的男子，那是她理想中的爱人模样。好在李健看到了她的诗歌后，并没有轻视她，而是给予特别的评价：“泥里生活，云里写诗。”确实，只有诗歌的美好，才能抚慰她孤独的灵魂。

余秀华命运多舛，但骨子里却浪漫多情，也许是真情感动了上苍，她终于赢得杨楮策的迟到的爱情，他们在网上尽情地秀恩爱，余秀华尽情享受生命中难得绽放的一抹光彩。这是她的自由和权利，然而各种流言蜚语纷纷而出，有的人骂她流氓诗人，有的说小伙并非真心，而是图她名利，也有人说他们的关系不会长久，只是暂时的各取所需罢了。余秀华并不在乎，她很坦白地说，任何一场关系都是相互所图。

或许只有余秀华自己明白，杨的出现令她的生命焕发了生机。与以往的余秀华相比，她像变了一个人，说话和行动利索多了，而且浑身散发着初恋少女的甜蜜感和幸福感。爱情能够让死去的复活，让活着的光彩夺目。

生命如一树花开，爱情终是灿烂的绽放。余秀华终于迎来她最渴望的爱情，生命终于得以最美好、最极致地绽放。作为“局外人”，谁也无权随意低毁她，而应该为她高兴，为她祝福，祝她的生命绽放爱情的光芒。



端午（版画） 刘晓宇 作

日头花

谢光明

夏日，灿烂阳光在法桐树叶上扑闪着，一点点渗下来，落在地上。地面一群白色蝴蝶，扇动翅膀，在树下款款轻移。

夏天的许多阳光都显得多余，祖母还是嫌院子里那棵法桐树挡住了阳光。她说风吹干的衣物比不上太阳晒过的干燥。祖母喜欢在炎炎夏日将那些厚厚的棉袄和棉絮拿出来晒，让它们吸足烈日的热量，然后捆扎起来，趁热收藏在箱柜里。

“这么点日头花，棉袄还没干透。”她捏捏袖口，埋怨太阳。祖母把太阳叫做“日头”，把斑驳的阳光叫做“日头花”。能成为祖母眼里日头花的，是那种温暖短暂的小太阳，不灼人，有着恰到好处的高温，又容易稍纵即逝。

日头花，真好听的名字。就像有人把雨滴溅在地面叫雨花，充满了诗情画意。连绵的雨季，或是阴晦的冬日，倘若祖母说，“出太阳花了。”那就是放晴的好消息，高兴的口气，仿佛门外来了久盼的客人。

日头穿过法桐树叶落在地上，地面还真绽放了好多百合花。夏风摇动树叶，地面花朵摇曳。墙上法桐疏影浮动，太阳花点缀其中，洁白的墙，明亮的花，一幅留白丰富的国画，最是无声胜有声。

冬天，沙沙声逐渐平息，法桐落光了最后一片树叶，院子里空旷明亮起来。枝丫的影子在地面和墙上绘下一道道浅浅淡淡的素描。此时，祖母忙碌起来了。早上，她将被褥抱起来挂在铁丝和竹竿上，午后还要将被褥翻过来，让棉絮的每个犄角旮旯都能晒到日头。下午，赶在日头落山前，她又将这些被褥收回房间，铺在床上，压实四角，留存着日头的温暖。等我钻进蓬松的被窝，被窝里暖暖的浓浓的日头花香的味道，弥漫延伸到梦里。有日头花相伴，什么样的梦都会发芽。

“奶奶，您寂寞吗？”白天，上班的上班，读书的读书，家里只有祖母一人，我问她。“傻丫头，奶奶一点都不寂寞。”她坐在小板凳上，靠着墙，树枝上的暖阳旁逸斜出，照在她脸上，她目光温润，平和。对了，她才不寂寞呢。你看，地上，墙上，门窗上，都是日头花，吵吵嚷嚷的，围绕着她嬉闹。祖母身处白花丛中，日头花摩挲着她的脸。她陶醉的样子，就像我在帮她轻轻捶背。

斜阳草树，寻常巷陌，温暖的日头花日日开放，虽无绚丽色彩，却是世间最漂亮的景色。而今，祖母如花凋谢，唯有法桐树下，日头花依旧灿烂。

祝福余秀华

徐张然

脑瘫诗人余秀华和90后小伙杨楮策的婚恋在网上热度不减，有祝福的，有质疑的，有辱骂的，有诋毁的……本来，对于他人的生活，我不想妄加评论，但结合余秀华前一段不幸的婚姻，我只想发自肺腑地说一声：请允许她的生命绽放爱情的光芒。

因为余秀华的身体原因，做父母的自作主张地为她安排了婚姻，希望有个男人照顾自己的女儿，殊不知，嫁错人比不嫁更可怕，两个人没有共同话题，思想不在同一频道，别说理解，连起码的尊重也没有，欣赏更是谈不上。

余秀华是个有思想的女子，有着倔强的灵魂，不向命运屈服。她拿起笔，用诗歌表达对命运的抗拒以及对爱情的渴望。皇天不负苦心人，她凭借诗歌一举成名，并获得一定的物质回报，终于可以主宰自

